

走进河博 《同在东方——亚洲 古代文明展》

坚持相互尊重、平等相待。
坚持美人之美、美美与共。
坚持开放包容、互学互鉴。
坚持与时俱进、创新发展。
——摘自习近平《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》

和谐共生 山水一脉

河北日报记者 龚正龙



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”年岁将尽，河北博物院重头展览《同在东方——亚洲古代文明展》启幕，倾情展出叙利亚、阿联酋、巴基斯坦、柬埔寨、黎巴嫩、日本等亚洲国家文博机构精彩馆藏，一束束亚洲古老文明之光，在燕赵大地熠熠生辉。

这是我省首次举办如此高端海外文物展，参展国家数量、文物数量和珍贵程度均鲜有展览可以比拟。190件(套)亚洲古老文物，历经岁月洗礼，跨越千山万水，带来不同地域的文明之光，见证了古代丝路多元文明之花的和谐共生。历史上，古老的丝绸之路助推丝绸、茶叶、陶瓷、香料、绘画、雕塑等风靡亚洲各国，记录着亚洲各国互动交流的文明对话。燕赵大地更是自古就与丝绸之路密切相关、休戚与共。

山水相连、人文相亲；开放包容、互学互鉴。在“一带一路”倡议下，在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下，互通有无的文明对话总能带来无限启迪，续写亚洲文明发展史诗。

“丝”路铃动，拓开荒漠织锦绣

“一眼千年，岁月如歌。耳边回荡起清脆的铃声……”12月4日，《同在东方——亚洲古代文明展》开幕，一件件珍贵馆藏，散发着别样光彩，诉说着各自的灿烂华章，讲述着古老丝绸之路上的不朽传奇。河北省演艺集团剧目工作室主任刘军科心潮澎湃，仿佛回到两年前为响应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积极筹备创作大型民族舞剧《大道记忆》而采风谱曲的激情岁月。

大漠、黄沙、驼队、马帮……丝绸之路之路，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《中国》一书中最早提出，他把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，中国与中亚南部、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为主要贸易媒介的西域交通道路称为“丝绸之路”。1910年，德国史学家赫尔曼出版著作《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》，主张把“丝绸之路”含义扩大到遥远的叙利亚，此说很快被学界普遍接受。

丝绸，是古代中国对世界的伟大贡献。展厅内，几块破碎的纺织品——“泰德穆尔纺织品”残片，给观者带来心灵冲击。“非常震撼，似乎看到了2000年前的长安和罗马。”河北博物院艺术设计文创经营部的宋晨隔着展柜凝望，深感不可思议。

纺织残片发现于叙利亚帕尔米拉城。年代约在公元200年。作为长安和罗马之间的贸易中转站，古老的帕尔米拉城持续了400年之久的繁华。研究表明，不少来自中国的纺织品在此被拆解并重新编织，以制作出符合西方的织物。而文明触角的延伸，远不止于此。

“丝绸是咱中国的，为啥取名你……”透过展柜，望见素雅的青

瓷，耳畔依稀传来熟悉的歌声。“天青过雨”，是指宋代汝窑青瓷，而非歌中的“青花瓷”。据说，这是最美丽的颜色，必须在烟雨天才能烧出来。这种源自北宋的工艺和审美，奠定了后世中国的艺术情怀，更深深影响外销瓷器，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。

继李希霍芬首提“丝绸之路”后，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著作《西突厥史料》中又提出“丝绸之路”一书，中国香港学者饶宗颐发表《蜀布与Cinapatta——论早期中、印、缅之交通》一文，其附论《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船》就“海道之丝路”进行学术研究。与陆上丝路相比，海上丝路开辟时间稍晚，但辐射范围广、社会影响大、持续时间更长久，也更辉煌灿烂。

展览上展出的青瓷碗、青瓷碟、青花盘三件碗碟来自阿联酋，均由碎片修补而成，透着莹润之美。“海上丝绸之路途经东亚、东南亚、南亚、西亚各国，抵达非洲东部、北部、红海沿岸以及欧洲……”实物；西汉时期，丝绸之路最精美的散花绦就产自巨鹿；盛唐时期的河北道，是全国丝织技术最发达、产量最多的地区；北宋时期，供给世界最精绝的丝织品叫“定州缂丝”；1999年隆化县“鸽子洞”出土丝织绣品46件，其中“褐地鸾凤串枝牡丹莲花纹锦被面”，是目前发现幅最大、保存最好的元代织锦……此外，汉乐府《陌上桑》中写道，“秦氏有女，自名为罗敷。罗敷喜蚕桑，采桑城南隅”，相传这个“喜蚕桑”的秦罗敷便是汉末邯郸城的农桑女。

千年岁月，天涯咫尺。藏品和丝路考古交相辉映，带来亚洲文明的古老回响。

“近些年考古表明，丝绸之路时间更早，范围更广，路线更长更多。”河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李宝才说。国内相关学者指出，西汉时张骞通西域，被司马迁誉为“凿空之旅”，开启了古代东西方交流的新篇章，把此前零星、间断、小规模民间交流转变为大规模、持续、官民结合的交流。汉武帝派遣的官方使节最远到达犁轩(今埃及亚历山大港)，首次将丝路延伸到欧洲和非洲。甚至有权威考古学家认为，最迟在西周时期，中国生产的丝绸已通过丝绸之路被运到西域乃至更远。

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”幽暗灯光下，眼前浮现出一个个身影：汉代张骞、东晋法显、唐代玄奘……一排排无名驼队和马帮，一个个或慷慨悲歌，或凄婉婉转，或风光旖旎的故事……“丝绸是柔软的，却能越过漫漫黄沙，翻过崇山峻岭，到达遥远的地方。这背后，是一种雄健的气魄和探索的精神。”梁勇说，这种不断探索、开拓、进取的丝路精神，更能启迪后人，成为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、力量之源。

“创辟荒途，中开正路”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

“瓷”航四海，互通有无惠八方

“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……”透过展柜，望见素雅的青

瓷，耳畔依稀传来熟悉的歌声。“天青过雨”，是指宋代汝窑青瓷，而非歌中的“青花瓷”。据说，这是最美丽的颜色，必须在烟雨天才能烧出来。这种源自北宋的工艺和审美，奠定了后世中国的艺术情怀，更深深影响外销瓷器，推动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。

继李希霍芬首提“丝绸之路”后，1903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在其著作《西突厥史料》中又提出“丝绸之路”一书，中国香港学者饶宗颐发表《蜀布与Cinapatta——论早期中、印、缅之交通》一文，其附论《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船》就“海道之丝路”进行学术研究。与陆上丝路相比，海上丝路开辟时间稍晚，但辐射范围广、社会影响大、持续时间更长久，也更辉煌灿烂。

展览上展出的青瓷碗、青瓷碟、青花盘三件碗碟来自阿联酋，均由碎片修补而成，透着莹润之美。“海上丝绸之路途经东亚、东南亚、南亚、西亚各国，抵达非洲东部、北部、红海沿岸以及欧洲……”实物；西汉时期，丝绸之路最精美的散花绦就产自巨鹿；盛唐时期的河北道，是全国丝织技术最发达、产量最多的地区；北宋时期，供给世界最精绝的丝织品叫“定州缂丝”；1999年隆化县“鸽子洞”出土丝织绣品46件，其中“褐地鸾凤串枝牡丹莲花纹锦被面”，是目前发现幅最大、保存最好的元代织锦……此外，汉乐府《陌上桑》中写道，“秦氏有女，自名为罗敷。罗敷喜蚕桑，采桑城南隅”，相传这个“喜蚕桑”的秦罗敷便是汉末邯郸城的农桑女。

千年岁月，天涯咫尺。藏品和丝路考古交相辉映，带来亚洲文明的古老回响。

“近些年考古表明，丝绸之路时间更早，范围更广，路线更长更多。”河北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李宝才说。国内相关学者指出，西汉时张骞通西域，被司马迁誉为“凿空之旅”，开启了古代东西方交流的新篇章，把此前零星、间断、小规模民间交流转变为大规模、持续、官民结合的交流。汉武帝派遣的官方使节最远到达犁轩(今埃及亚历山大港)，首次将丝路延伸到欧洲和非洲。甚至有权威考古学家认为，最迟在西周时期，中国生产的丝绸已通过丝绸之路被运到西域乃至更远。

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。”幽暗灯光下，眼前浮现出一个个身影：汉代张骞、东晋法显、唐代玄奘……一排排无名驼队和马帮，一个个或慷慨悲歌，或凄婉婉转，或风光旖旎的故事……“丝绸是柔软的，却能越过漫漫黄沙，翻过崇山峻岭，到达遥远的地方。这背后，是一种雄健的气魄和探索的精神。”梁勇说，这种不断探索、开拓、进取的丝路精神，更能启迪后人，成为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、力量之源。

“创辟荒途，中开正路”。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

“瓷”航四海，互通有无惠八方

“天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……”透过展柜，望见素雅的青

雅、简约不同，古代西亚诸国把玻璃艺术发挥到极致，极度追求多色彩、灿烂。展厅内，很多游客被一组来自黎巴嫩约2000年前的精美玻璃器物吸引——

千花玻璃碗，模仿天然玛瑙的质感和花纹；椰枣形玻璃瓶，表面褶皱的浮雕质感和棕色相结合；长颈锥形底座玻璃瓶，是典型的香水瓶形制；蓝色玻璃迷你双耳瓶，器型源于希腊彩陶瓶……

“古籍中，中国古代玻璃也被称作‘琳琅’‘琉璃’‘药玉’‘料器’。”磁窑窑博物馆馆长赵学锋说。不少研究表明，玻璃最早在西亚地区发明。战国中晚期，我国已能制造外观与西亚相似而成分不同的玻璃珠。展厅中，来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的玻璃耳杯，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古代玻璃器皿，经光谱定性分析，主要成分为硅和铅，并含有钠和铜，属中国早期铅钡玻璃。但是，玻璃和瓷终究在中国走上迥异之路。探究背后成因，文化审美是一个重要因素。

美美与共，互补互惠。古代“海上丝路”在商品和文化层面的互补性，始终是这一通道活跃的重要动力与支点。当中国瓷器源源不断输往海外，促进东南亚、埃及、波斯、土耳其等地制瓷业进步时，来自波斯、阿拉伯等地的青花瓷料、琉璃、掐丝珐琅技术，也成就了青花瓷的辉煌及景泰蓝等工艺的产生。

“海不择细流，故能成其大。”张永强说，古老的文物会说话，互学互鉴才会润泽四方，向海而生、以海为友，应是我们扬帆交流的胸怀之源。

“文”润人心，和谐共生鉴今朝

“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、王贵通等昭告于佛国……”如果不是一次无意间的“蓦然回首”，这幅幅和《布施锡兰山佛寺碑》拓片，或许就此擦肩而过。

锡兰山，即今之斯里兰卡。郑和下西洋，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。从永乐三年(1405年)首次率庞大船队通使西洋，到宣德八年(1433年)的28年间，郑和七下西洋，历经30余国，对海上交往影响深远。“拓片上有中文、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，分别代表明朝皇帝向佛教、印度教、伊斯兰教神灵祈愿和供奉……”河北博物院志愿者讲解员王娟说，拓片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不同族群、语言和宗教文化共存的现象。

三种成熟文字共聚于一张拓片，静静诉说着600多年前的波澜壮阔和友好往来。而不远处，一种更古老文字已刻于圆筒上数千年：楔形文字圆筒形碑文，约公元前19世纪，碑文共70行。学者破译解读为——

“强大的辛伊丁纳姆被众神赋予掌管正义之席位，并在底格里斯河畔大兴土木，成功将流水引向首都拉尔斯，直至永远，特立此碑为铭……”

文字，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。人类长河中，最早的文明之光出现在两河流域——苏美尔文明。约5000年前，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，记录契约、财产

清单、赞美歌、祈祷等内容。如史诗《吉尔伽美什》和世界上最早的和平条约“银板文书”等，均以楔形文字形式留存下来。展厅中，那件楔形文字黏土版文书，镌刻着亚述国王阿达德·尼拉里一世下令完成亚述城“新都大城墙”的指令。

然而，风起云涌，持续3000多年的楔形文字历经多次演化，最终消亡于历史长河中。其火种则燎原于远方，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，在此基础上创造了22个腓尼基字母——这，是世界字母文字的开端。

文字的诞生和演变，深藏惊心动魄。这在印度河和恒河流域上演。

“印度河流域文明相对保守，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达到成熟期，宗教色彩浓厚，深深影响着周边……”河北师范大学考古系教授、国际联合考古队中心主任汤惠生，曾带领联合考古队对印度河流域哈拉帕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。在印度河谷上游，断崖、独石、鹅卵石、基岩等，凡有石面处，大都雕刻着古老文字或图像。包括各种题铭，铭文题记包括梵文、婆罗米文、粟特文、帕提亚文、希伯来文……然而，丰富遗存和眼前苍凉，构成鲜明对比。

“言之无文，行而不远”，文指文采，但释为“文字”或“文化”，或更能带来历史深处的回响、文明痛处的回音。中国汉字，穿越久远时空，在博大精深中演绎着生生不息——

“般无咎全甲刻辞”“有恤卜骨刻辞”“土方征涂朱卜骨刻辞”——展厅壁上三幅图画，将人们带入甲骨文世界。作为目前中国所知最早成体系的汉字，约4500个单字，已破译约三分之一，并已具备“象形”“会意”“指事”等汉字造字法。其特点凝结在后世汉字上，也反映在我省20世纪考古发掘的中山篆上。

“修长劲健、肃穆绚丽，是中山篆书写特点。特别是‘中山三器’铭文，不单是记录，更有美术功能……”不久前编撰出版《战国中山三器铭文》的河北博物院副研究员郝建文说。文字，凝结着信仰、审美、志趣、情感，乃至筋骨和思维。而考古学家正是得益于对中山篆的解读，揭开了战国中山国的神秘面纱，且基本弄清其王族世系、文化风貌，印证了其不断融入中华文明的历程。

由文字始，寻觅踪影、回溯历史、考证制度、更正典籍、复原场景……文化和文明，一点点鲜活。文明因交流而多彩，文明因互鉴而丰富。文明多样性，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。

“文物的价值，在于穿越时空，诉说过往，启迪今天，面向未来。”河北博物院院长罗向军说，亚洲古老文明交相辉映，不同族群、语言和宗教文化共存互融，共同为文明发展进步作出重要贡献。

- ①饕餐纹铜鼎
 - ②灰岩泰德穆尔墓碑雕像
 - ③楔形文字圆筒形碑文
 - ④展出文物
 - ⑤克什米尔披肩
- 本版图片由河北日报记者 赵海江 龚正龙摄

上口又走心，2020『潮词』很自强

韩莉

“逆行者”“后浪”“带货”“双循环”“爷青回”“奥利给”……即将过去的2020年，哪些流行语你常挂在嘴边？往年的流行语你还记得多少？近日，多家机构陆续公布2020年度十大流行语。作为时代的产物，流行语反映了一定时期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、事物和现象，记录着社会发展变迁，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人们的精神状态。(12月15日《中国青年报》)

时光荏苒又一年，对大多数人而言，2020年似乎格外匆忙，又格外不易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在这匆忙与不易中，能让大家说了又说，盘了又盘的“热词”似乎比以往年来得更暖、更带劲。有些词含在嘴里都有着“咬牙切齿”的提气感，比如“爷青回”“奥利给”，前者在B站弹幕排名中荣登榜首，是“爷的青春又回来了”的缩写，用来表达人在变化后的环境中，面对曾经熟悉的人和事物时，油然而生的喜悦；后者是“给力噢”的倒读，一望而知，是赞美和加油打气之意。另有些则好比接头暗号，一个眼神交错就知道咱俩是“打工工人”，还是你要给我整一出“凡尔赛”更多的则是这个风雨兼程的年头里值得回味的刻度和风格，比如“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”“逆行者”和“飒”，看到或者提起这几个词，眼前总会闪过大疫当前，诸多白衣战士、平民英雄披风沐雨却坚毅守护的身影。疾风知劲草，战疫显英雄。

语言学家索绪尔说过，“一切的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”。对照前些年的网络流行语，如今的潮流趋势变化十分明显，相对于曾经火热的“我太难了”“社畜”“丧”等毫不掩饰的消极，如今各个平台、不同标准选出来的流行语却大多积极正向，朗朗上口又有嚼头。往大处说，关照抗击疫情、国计民生，比如“战疫”“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”“云监工”；往小里看，聚焦琐碎日常的小情绪、小确幸，比如“你品，你细品”“打工魂”“有内味了”；更有年轻人充满自信的自嘲和自嘲，比如“去内卷”“糊弄学”“凡尔赛”。都说，年轻人是网络流行语制造和传播的“大客户”，因此，从某个角度而言，流行语的状态就是当下年轻人的状态。在艰难的环境里还能苦中作乐、意气风发，笑笑别人笑笑自己地扛下一切，着实难得。

曾经，流行语如同“黑话”，只在特定圈子中吃得开、讲得明白。如今，却有不断“破圈”而出，成了老幼皆宜、全民上口的话，从小众到大家，当算好词。同时，“官宣”和坊间的沟通越来越通畅，诸多流行热词实现了双向流动，比如“人民至上，生命至上”和“双循环”，已经顺利地从文稿挪到老百姓的家常话里来，而越来越多的家长里短和生活难题也被相关部门及时纳入视野、关注解决。如此良性互动，大大有助于解民意、去民忧，知冷知热方能将“帮”和“扶”落到实处。

2020年流行语，早已不仅仅是昙花一现的时尚，也不再是可有可无的“梗儿”和供少部分人狂欢的包袱笑料，而开始承担起记录时代、反映生活的重任。能让人们在“朗朗上口”时走心，在时尚语言中沉思的，才配得上“潮词”二字，称得上解读当下生活密码的优质素材。从这一层面而言，若想实现兼具社会价值和语言价值的“小目标”，便需要越来越多的“潮词”自勉自强，既要上口又要走心，成为记录时代的语言符号，为历史存照留念。

